

# 武则天的牙掉了还能再生？

“太后春秋虽高，善自涂泽（即美容），虽左右不觉其衰。丙戌，敕以齿落更生，九月，庚子，御则天门，赦天下，改元。”这是《资治通鉴》中的一段记载，称武则天年迈，靠美容术令左右不觉。

让人不解的是：丙戌年（686年）时，武则天已62岁（《新唐书》记为692年，武则天已68岁），牙齿掉了，竟然长出新牙。

从出土的唐代长安墓葬分析，唐人龋齿患病率为62.9%，比较普遍，但低于现代人（据2019年数据，我国成人龋齿患病率达90%以上）。

韩愈曾写《落牙》诗：

去年落一牙，今年落一齿。

俄然落六七，落势殊未已。

馀存皆动摇，尽落应始止。

忆初落一时，但念豁可耻。

及至落二三，始忧衰即死。

写此诗时，韩愈才39岁。他写道，如果一年只落一颗，自己还剩20颗，等于能再活20岁，可喜可贺。

但韩愈未能如愿，他只活到56岁。

自古罕闻“落牙再生”，武则天的牙为何如此神奇？一方面，她可能得到了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帮助，装上的假牙几可乱真；另一方面，她有意制造并渲染神迹。不过，从中也透露出唐代医疗美容的高度。

## 中国医疗美容历史悠久

中国医疗美容历史悠久，甲骨文中“沐”“浴”等字，商纣王时已能配制“燕脂”，即红蓝花绞汁凝固而成，产自燕地，故名。

《诗经》中有：“自伯之东，首如飞蓬，岂无膏沐，谁适为容。”膏沐应是当时的洗发水。

《山海经》中记124种药，12种可美容，比如荀草，“服之美容色”，熏草“佩之可以已疔（通癰）”。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献中，也有美容方，即晨起空腹饮“酒泡鸡蛋”，连吃21天，可养颜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则认为，生姜、葱白、大枣、芝麻等30多种食物可美容。其中最重要的发现，是认为白芷能“长肌肤，润泽颜色，可做面脂”。

不过，这些都是单方，较简单。到葛洪《肘后方》时，制法趋复杂。比如取新生鸡蛋，刺一小孔，拨出蛋黄，只留蛋清，再加入朱砂细末20克，以蜡封好，再让母鸡孵21天。洗脸时，将此液体涂面，“令面如白玉，光润照人”。

当时人崇面白，便“取象比类”，多用带白字或白色的药物，如白术、白芷、白鲜皮、白附子、白蜜、白僵蚕、白檀香、白豆面、鸡子白、白瓜子等，还有鹰屎白，是老鹰粪便中白色部分，含酸性，可以漂白皮肤，后多用鸽屎白、鸡屎白替代。

到唐代孙思邈时，将医疗美容推上新高峰。孙思邈的美容方不仅数量多，且组方复杂，一般不少于10味药，最多的用了54味药。有些药很难得，比如鹰屎白，只用

黄鹰的，鸡屎白只用乌鸡的。

## 唐代常见医疗美容方

唐代常见的医疗美容有：

潘沐护发：潘即淘米水，春秋时已有，潘汁可以是洗稻米水，也可以是洗稷（小米，一说的不黏的黍）、洗粱（品种特别好的小米）的水。潘汁一般加热后使用，去污效果更佳。

在马王堆出土的《五十二病方》中，用潘汁加兰根、白付、猪油，煮开三次，放到第二天洗澡，可治癣疥。潘汁也可内服，即“清浆水”“酢浆”，用来治糖尿病等。

口含药：近于口香糖。富者直接含口檀（即鸡舌香，又称母丁香，原产于印尼），贫者用香薷或细辛煮水，汁饮下，药渣口含。

澡豆：近于肥皂，用大豆粉、绿豆粉制成，加入白芷、沉香、鹿角胶等。东汉已有，



（唐）周昉《调琴啜茗图》

但“面脂、手膏、衣香澡豆，仕人贵胜，皆是所要。然今之医门，极为秘惜，不许弟子泄露一法，至于父子之间，亦不传示”。孙思邈率先公开了多个澡豆配方。

治痤疮：自隋代起，误认为痤疮源于“饮酒热未解，以冷水洗面，令人面发疮”，需端午节时，“取枣叶三升，并华水捣取汁，浴”。孙思邈则用胡粉（碱式碳酸铅）、水银，“以腊月猪脂和，熟研，令水银消散”，外敷治疗，两味药都有毒。

面药：即护肤膏，用羊髓、猪油等，加药物制成，防皮肤衰老。

粉妆：除了有毒的胡粉、飞水银霜（加入水银）外，唐人也用金粉（加金龟子粉末）、鹿角粉（鹿角磨碎）、珍珠粉等，有一定滋养作用。

口脂：相当于口红，也分不同色号，加甲煎（一种香料）的叫口脂，不加的叫唇脂，均含麝香、丁香等药。

## 香药受重视 价格不菲

与前代不同，唐代医疗美容更重视香药。

西亚与印度多香药，如金线矾、小茴香、荜澄茄、仙茅、芦荟、藤黄、没药、天竺桂、冰片、海松子、藏红花、龙涎香、沉香、乳香等，汉代传入中原，唐宋时达到顶峰，明清始衰落。

因东西方贸易往来频繁，以致当时巴格达出现了专门销售瓷器、丝绸的“中国市场”。阿拉伯史家雅古特在《地名词典》中说，巴格达得名源于中国商人：

由于中国国王的称谓是“巴格”，所以每当他们回国的时候，他们便说“巴格达

德”——意思是我们所获得的利润，都是国王的恩赐。

此说未必准确（中国从未称国王为巴格），但双方往来密切，应属史实。唐代天宝年间，到广州的西亚商船“不知其数，并载香药珍宝，积载如山，其船深六七丈”。在长安，有胡商开的药铺。西亚、印度的传统医学也传入唐朝。比如中国传统用于顺产的药物配方中，曾普遍用酒做引子，受西亚医学影响，唐代时改用醋。

据袁仁智、潘文等学者在《吐鲁番出土药价残片探微》中发现，唐代香药价格不菲，沉香与黄金相当，即使是普通香药，价格也相当于当时的奢侈品砂糖的3至10倍，至于白檀香、沉香、丁香、麝香等，则在百倍以上。

如果以白面价格为计算基数，去掉比较昂贵的香药，唐朝药材是面粉的25倍，高于今天的14倍。

唐朝人均收入远低于今天，则医疗美容很难普惠大众。

## 受到外来医学影响

进口香药贵，只好本土移栽。沿着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，西亚、南亚等地植物传入中原，比如撒马尔罕的金桃、大食的窟莽（枣椰）

和没食子、波斯的齐墩（油橄榄树，墩音如吞）和耶悉茗花（大花茉莉）、哑巴闲国与罗施美国的蕃梔子（梔子花）、奴发国的芦荟等。

为向中国推销商品，胡商常将普通植物说成是药材，将普通药材说成是神药。

比如河黎勒，有调气固肠之功。唐朝名将高仙芝在大食国得到一枚，长5寸，戴在身上后，腹泻十多次，忙向当地长老请教。长老说，河黎勒能治一切病，腹泻是正在排除体内毒素，此后高仙芝一直戴着它。其实一剂河黎勒散，至少要用10枚煎服，体外戴一枚毫无意义。

在唐代医疗美容中，颇见外来医学的影响，比如印度古医学用旃檀（即白檀）和白旃檀治雀斑、黑痣，孙思邈《千金方》中的治面不净方和玉屑面脂方、王焘《外台秘要》中的千金疗面黑不白净方，都用了白檀。

再如阿伽陀药，本是生命吠陀医术的八大分支中的第六支，意为解毒，到《千金方》中，成了万能解毒药，又称不死药，方中所用紫檀、郁金，都是外来香药。

随着唐由盛转衰，战争给香药输入造成巨大困难。安史之乱前，一枚上等诃黎勒只值2.5文钱；安史之乱后，价格升至6.8斗麦，估价已在210文以上。唐乾符六年（879年），黄巢大军攻破广州，致其暂时丧失国际商港地位，到宋代才恢复。

## 唐代可以做美容手术

唐代医疗美容在用药上明显进步，让人忽略了它在手术上的成功。

隋唐是中国手术发展的重要时期，隋代《诸病源候论》中，已有肠吻合术记载，且明确要求缝合时“各有纵横，鸡舌隔角，横不相当”，与现代连续缝合术近似。此外，还记录了腹腔大网膜手术、切开引流术等。

唐代始用火针，即火烧针灸，亦针亦刀。孙思邈提醒用火针时，“务在猛热，不热则即于人有损也”。

随着手术水平提高，医疗美容也开始引入手术法。唐代有治瘡术，就是在脸上做出酒窝（一说古代医书中，瘡也指疤痕，目前无确论）。此外有磨削术，即用玉石摩擦面部，来治疗疤痕。

晋代时，中国已掌握兔唇修补术。西晋魏泳“生而兔缺”，医生“割而补之”，术后“百日进粥，不得笑语”。魏泳后来当了高官，可见治疗成功（当时身体有缺陷的人不能当高官）。

据《太平御览》记，唐人崔嘏失一目，以珠代之。会昌四年（844年），他和施肩吾一起考中进士，施肩吾和他开玩笑，说：“去古成段，著虫为虾（虾的繁体字为蝦），二十九人及第，五十七眼看花。”29人应该是58只眼睛，偏偏崔嘏减去其一。

据《吴越备史》：“唐立武选，以击球较能否，置铁钩于球杖以相击，周宝尝与此选，为铁钩摘一目，睛失……敕赐木睛以代之。”唐人喜马球，用来练兵、选将，易伤目。

以上两例可证，唐代义睛术已较成熟。

## 完成重大技术突破的牙医

据唐代官方发布的《新修本草》：“以白锡和银薄（即银箔）及水银合成之……补牙齿缺落。”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银汞合金补牙术仍是最主流的治疗方法，后因有毒，渐被淘汰。从时间看，中国人比西方人早1000年掌握此术。

宋代陆游写诗说：“卜冢治棺输我快，染须种齿笑人痴。”自注道：“近闻有医，以补坠齿为业者。”可见，至迟到南宋时，镶牙术已普及。

那么，武则天“齿落复生”，是不是早期镶牙术的成果呢？

老人生新牙，一般有两种情况：其一，原本牙齿断裂，根部犹在，随着牙龈萎缩，残留部分露出，误以为长了新牙；其二，生智齿，智齿生于18岁后，35岁止，偶尔有例外。

这两种均属低概率事件，考虑到唐代医疗美容手术水准的提高，武则天很可能接受了镶牙术，她隐瞒实情，可能与身处背景有关。

武则天是篡位者，曾授意薛怀义伪造《大云经》，称武则天“受命于佛”。大权独揽后，武则天贬道教、崇佛教，并让各地献祥瑞。襄州人胡庆用丹漆在乌龟腹部写“天子万年”，抱到洛阳进献，被官员当场揭破，武则天却说：“此心亦无恶。”

武则天自称“齿落复生”，是为证明，自己确得上天的惠顾，如此好的忽悠机会，她怎肯放过？可惜那位完成了重大技术突破的牙医，其英名被历史尘埋。

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